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二十七

禦邊北虜上

議和虜疏

于謙

據鎮守大同叅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
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烏獍之雄烏合
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
驚 陵廟其為讎根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
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
使虜庭賄賂綏入於窮驢虜騎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
虜情諂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遣將大脩

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主降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已從和

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后已援古證今和
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
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
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
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出大羊之
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豈真
當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
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
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邊務復題

于謙

切詳也先倚恃兇強違天逆德罪大惡極凌邁古今一旦
無故將脫脫不花殺害雖傳聞未可憑信萬一果如所言
則也先吞併部落志驕氣盈愈無顧忌敢將本主殺逆自
知惡不可掩雖欲改悔其道無由近雖差使朝貢奸謀未
易窺測誠恐漸有圖大之意故意遣使來京一則張大殺
敗脫脫不花一則使我懈怠不為設備切慮大同係西北
重鎮為山西雁門紫荆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永平
山海宣府延綏寧夏甘肅係緊急邊境雖是節行隄備誠
恐視為泛常不能相機守戰設若一處不支而稍判未免
沈逝相動搖况安邊之道先戒為寶而防患之策預備

爲先近日遼東及徧頭關守處節奏瞻見賊營火發數多
往南行走不可不備隨據都御史鄒來學等計議得自山
海至猪圈頭止沿途經一千二百餘里新舊營堡三十四
處每營分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三五營選把總提督數內
揀選精銳無事操練有警策應俱照成規不致推託又選
揀輕捷衆為一營專聽截殺劫營緊急調用原設并新增
大小關寨一百一十七處每關修砌甃牆關外又重置關
馬石牆深挑溝壑整理簽樁廣置掛木陝峻狹隘兩傍俱
積木石其有總路險要重別設備一可以爲關外之藩屏
一可以遏賊人之歸路沿邊陝峻不必用工其餘平漫通

削偏坡雖有高低頑石亦必火燬成牆壁間有深渠小口難以披削者則灰石砌塞大關用指揮小關用千戶另選把總提督有事則守把無事則輪流燒造甄灰增添防備新舊墩臺前後聯絡烽火相望關外各有接連架砲士卒自營而至關自關而至外平居之日各司其事卒遇邊警會而爲一又必籌度賊寇何路而來何路而去來則何以禦之去則何以邀之若聲東擊西分兵誘我各該關營照舊操守只原定策應營堡官軍協同相機勦殺大至則通調赴受敵處所屯駐間出據險以遏其後驍勇又各分伏乘機而動我之兵力雖寡有險可恃彼之人馬雖衆無

計可施使其進無所得退無所歸然兵家情狀變態不一
倘無可為之機無可乘之勢則整慎勿戰固守要害不輕
動以隨其計彼漸至罷必不能持久而自退矣若密雲地
方東自黃河口西至慕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寨七十四
處墩臺一百五十六座營堡八所操守官軍四千八百一
十六員名沿邊平漫去處修削偏坡關口修砌堅厚牆城
關外重置關馬石牆挑掘壕塹廣置簽樵軍民輪派架砲
出哨關內營堡官軍常川操習無事各都司分守鎮守通
行提督密雲中後二衛古北東西二路如有聲息賊少各
照地方調用策應賊衆通調東西二路官軍於受敵處所

駐劄可守則堅壁清野控據要害分布官軍置其兩哨奔
其高峰使之勇無所施衆無所用人馬罷散將不戰而自
退矣可戰則鎮守內外官員躬率士卒以御衝突密切選
委驍勇精銳潛伏險隘以渴歸路挑選勇敏長鎗巨斧火
器短兵強弓勁弩齊力奮勇或晝而據其壁陣或夜而襲
其營壘但緣要害數多兵力寡少平居畫地分守尚且不
敷遇警之際將何調用有如古北口潮河川并龍王峪五
寨俱各寬漫平坦路通大小興州沙漠賊巢可容千萬人
馬往來墻子嶺鞞柰子西馬等關俱係曾經賊寇侵犯之
處雖有站守海運之人全無器械武事生疎不過因循月

日懸望輪班而已倘有調遣豈得實用今照石匣驛正係東西地里適均之處水草利便可以照依永平山海等處建立駐操營一所取回海運官軍免致徒費糧賞將密雲中衛并附近營州左興州後等衛在京操備官軍摘撥二千員名選委驍勇都指揮一員管領前來駐劄使其住成家業不必輪班專一操練聽候策應庶使首尾相連緩急得用可以與永平山海等處同一無虞矣

備邊覆題

于謙

近該陳典庸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

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 朝廷難盡
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尚有未全倘
使違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爲
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 國本合無於宣
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 勅總兵官各率大
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選勅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
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
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
聲息警急難以支持 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
防 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一帶因

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
虎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山陰留
五百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
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
糧儲愈為耗盡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
在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為重軍馬未可輕動合
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
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
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
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鳳門等關口守

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
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為邊境之應援內
為京師之屏蔽并今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
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
設方略奏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
閱振作論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
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
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人事

遼東防禦疏

于謙

伏覩遼東地方自春以來達賊犯邊墩堡被其挖掘人畜

被其殺虜如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蓋由
遼東總兵等官互相矛盾彼此猜忌既無安邊禦侮之謀
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在上者既不能同心協力在下者亦
莫不解體阻氣以致寇賊縱橫恣意搶殺而曹義等視之
漠然不動似此急忽若不嚴加譴責即目秋高馬肥正係
達賊肆志之日又况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便係
復稟慮恐賊寇益肆猖獗結連諸種部落大舉入寇臨期
倉卒愈難措置不無貽患邊方有誤大計伏乞賜勅切責
宋文毅曹義寇深等數其節次玩寇失機之罪令其嚴謹
固守地方謹慎哨瞭一乃心力用濟邊務毋相矛盾以誤

大計仍俟胡源回日動靜若何務要和同計處要見前項賊寇是何部落實着若干其巢穴有無定止宜從設策選調大軍出奇勦殺以剷賊人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失誤取罪匪輕若縱賊寇縱橫而不慮視邊人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墮賊奸計以致疎虞壞事者罪有所歸再昭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朝廷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徃徃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并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難以測度即今彼處犯邊

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結連內應其貽後患終非細故
矧近日遼東安插達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動至一
二十年此正其驗不可不防合令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
等通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撫卹鈐
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爲經久之便及後來降者俱起送赴
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爲宜或別有長
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今寇深等具由馳奏及勘原
議不當因而處置垂方重爲邊患者仍令該府通行永平
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
事

邊務事

于謙

臣等切惟也先違背 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靈侵
被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櫛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
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
報 朝廷之恩雪君父之耻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
復讎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
今春興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
避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
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
俊等內定奪前去蓋京師非無軍馬並帶去太多恐費邊

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聞到邊遇警則所在各
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
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練軍馬內挑選
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
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棚軍馬以爲
聲緩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之
謀勇之材又無勦閩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
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
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禦戎疏

李賢

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卽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齊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為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避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

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
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
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百二百五十輛約
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
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
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
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
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
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
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

乃克有濟者也

建言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猶未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舉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高宗皆含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其虜蹙而不侵梓宮常后因其講和而求歸宋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夫

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
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何也蓋勢之弱久矣雖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
行之乎臣愚無知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陣臣
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
盡力以收全勝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
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前一行兩楯蹲
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
後一行奇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
狽矣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力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

祿山用八千人執刀而進韓世忠破拐子馬用五百人執
長斧而前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火鎗之遲緩
趨起也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
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
之馳雲霧豁然無所抵碍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踈
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
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
則遇處停畜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
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
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末世匪說

攸聞此臣之所信其言者也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
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
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
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爲蘊忠信而能言語
者也柰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
臣備正使之選今通使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
必載庶乎不致招繫起戎矣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
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
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
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

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于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鑒矣五日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于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

月錢之費善民之膏血軍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
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狼虎幾何其不敗哉今
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都躡舊弊而不改
者誅之可也息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古卒練習既久
技其勇銳汰其罷軟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夫曰撫
民夫養兵之費旣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家其害始也出
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况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
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點落三年朝覲之
所彈糾者悉加嚴法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賊私
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于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于

國朝軍考卷之七十一
二
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不搖此保國末世之良圖也古曰選將兼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敗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干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且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三將材固此而克矣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特

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遣石亨等
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羸糧迎回鑿輅但迭為勝負互相
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陞侯天下之
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
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
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
丞相之號符離之後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
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耻之節
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
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寡賤而人知所效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衆之領不可以倒挈大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清

天命益隆矣若仍前每事但以秦本進入旨意抑出臣恐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凡此皆其
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得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夫人主
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
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亦嘗
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謂仁知勇也
然其豈可以易能哉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訪於
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
之博儒生且未易偏觀而況於人主哉臣謂經莫要于尚

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

善而避其惡也合善惡而並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取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取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由忍道路之有脂弊聞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鯁腐推鼻而不臭其若棄手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踣者少矣伏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聖帝大有為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乎政治則天

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雖耻可
霄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抑何難哉

邊務疏

商輅

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各邊操守多無實其
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邊城有此二弊則
必難為守禦矣今日居官者皆以道使為請而謂邊方之
事實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
姑息安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觀大同宣府獨石馬
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
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久已實緣偷安內

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京師聚衆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爲誥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孰大哉且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之家將口外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空閑田

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占爲己業每歲役使軍
夫布種收利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田雖有餘力
亦無可耕之田即今邊報嚴急在京官員雖不敢役使口
外軍夫但莊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家而彼處親臨管
軍頭目常有占種田地數多及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
宿弊仍未盡革若復姑息因循不即撥給軍民耕種則衣
食無由足給而邊境愈見空虛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
充國諸葛亮晉羊祜者皆已行之明効今日守備之要莫
過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雖傾府庫之財竭
生民之力而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臣又訪得永

平等關口各隊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上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遣衣食不給各無顧忌賊寇若來不過為逃遁之計然此事慮有三者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名下策何也蓋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邊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皆利保定等處官軍新草之給因此占留者或有此尤為不可先事者所宜早圖也

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備邊疏

黃仕備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天惟
生此以供 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
之耗是夷狄本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
植邦本爲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誦詐莫測必以
還我 上皇爲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庫
不劫而虛民力不用而弊國銳不攻而靡觀 上皇歸時
虜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遺歸各邊見其散軍而戒嚴

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墮緩兵之計歟見其和成兵緩大起無厭之求今日求某物明日求某物今年遣使增數百明年遣使增數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輒往來絡繹不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其短在我以召禍冀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脂膏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啓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可磨滅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官石亨言累年我使來貢求金銀銅錢等器織金蟒龍等衣寶石珍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興兵遠來蓋求物不得遂致入寇則將來少有厭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侍

卽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元有南侵之意至於也先奸
雄黠狡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拆牆強入皆恃去
歲土木之利逼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南
來徂於多勝未遭我軍敵殺之苦痛挫狼戾之氣順之則
和拂之則寇況西北諸夷今已蟻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
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爲苟安
之計哉伏望 聖上念祖宗創業艱難今自守成不易勞
心焦思兢業圖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
意權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虜乃乃能至此
昔我 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帝

肅將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今
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 陛下正猶天命 太祖
宗之時也况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修德
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自信乎我彼雖狡悍豈不
足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於
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尚之世鬼方獫狁而高宗討之有
周之時玁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獫狁可和而利於
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情
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二
君至今稱為中興今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軍馬

幾何士卒操演精緻者幾何將臣烹者謀勇者幾何從而
親書姓名倉卒調用庶不失人某有將才淹在卒伍之下
者拔之某事掎剋隨我軍志心者罪之京軍貴多欲備調
用今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期克敵今而多怯何
以銳之猾虜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西北諸夷聞
風降附何以聞之如各邊徒擁將名久妨邊務者即別擇
能者以代之久被忌抑一籌莫展者即特命以伸之某處
將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國之福也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
俾不智者知所畏某處兵寡而將勇為可托某處兵衆而
將怯為可憂某處衛堡不堪策應某處堪宜益兵添將相

兼守把某處將師頭目剝削士卒相繼逃竄關空虛匿
不以聞某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某處宜廣蓄
軍餉節被管糧官員有名無實某處武職鎮邊年久精忠
可褒某處文職貪酷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猶鼠一家
軍士疲憊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至於都司方
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剝病四方有無休戚每
年亦分遣大臣詢察以憑黜陟邊事內政既皆脩舉若佞
虜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必發勃也先喻以禍福令各
遣使不過百人以通和好倘過其數則其短在彼因而青
之庶或守分不敢違約使若侵犯邊境則必縱我銳兵奮

其勇武大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散退保無暇正如
太祖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擾我疆場以
犯我士馬哉由是戒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測我之虛
實以開釁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固我邦本中興功業
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矣倘不此圖以應無
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邊
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
自護而不能策應邊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京師坐
困雖有勤王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聞風而起如此
思欲走檄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京師急欲調用

則又有將無兵况民兵素不識戎五募之雖多亦奚以為
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陛下留意焉

屯禦疏

王越

臣按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初沒于
西夏平元章孔鼎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孔興北遁
設綏德衛屯兵數萬中之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
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
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署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
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

隋唐皆為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
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
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
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
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
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
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為之備哉
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
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
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

其久遠而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為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為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

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爲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咸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充其饋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

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枕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禦虜方略疏

馬文昇

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

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費番以資彼之厚利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

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乂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然時或遣人稱貢未敢大肆猖獗其後虜酋脫羅干之子大節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於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師衆於大同輕我之心由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終已卽目欲寇榆林其勢必併干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而我之脩攘戰守或輟國之安危實係於此臣等叨掌兵政日夜憂惶每思至此實切寒心竊以禦虜之道惟在內脩外攘二者而已內脩莫先於足邊儲固邦本外攘莫先於

選良將修武備武備既脩通儲既足將復謀勇而兵皆有
制則虜可破而邊可安矣但今主將未甚得人偏裨罔肯
用命遇賊入寇往往敗北生靈遭其殺虜地方被其蹂躪
賊勢愈加猖獗軍威未見振奮所在守臣憂惶莫措若不
委托大臣以節制諸路則此虜何時可破邊方何時得寧
蓋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已
衆爲患亦深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
濟久據淮蔡李勣討之連年不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
就擒宋之王則叛具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
節制而具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欽命都御

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
靜兩廣猛獍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憲臣俱
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
命都御史王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都總制之設前
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
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駢
將以待賊入期庸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
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此勢愈猖獗宜照先朝事例命
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
各路將官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其

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絕無為主稜督為客則威權頓重虜寇可
滅矣國家安危之所繫得其人則四夷畏服然虜賊之來疾如
鷹鷂奇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客邊造小戰軍上安神
鐘鏡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
制於人輩之造軍被虜圍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
海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焉莫如拒
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則可以拒戰馬之衝
突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
人於鷄頭關實藉其踵而制之可也夫兵欲勝敵謀貴素
定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兵有節有勢者

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若
主將用兵節如鷲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有不
勝乎今各邊將臣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有小寇之
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
張賊勢所在上司不察虛實輒為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
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
也然則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
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馬未
精此虜仍復侵犯安危未可必也若數路精兵俱集日每
練習遇賊入境每以奇兵三千分為一陣可分六陣老家

兵可分三陣爲犄角之勢。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賊遭挫必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若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也。然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之選，終以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賊，不敢與戰，亦爲可驗。况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逸道，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

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頭目爲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罪則庶乎敵可克矣又以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踞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城堡關塞相拒多則二百里少則百里而內臣如此之多何也且每員軍人役占竝有數千大半納錢絕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

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叅將此外俱無此
等守備之數乞照遼東等處事例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
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常祥不動外仍將薊州
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爲分守名色照例分守東
路叅將高英中路叅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
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俱暫取回則戾乎官不濫而邊
不擾矣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馬文昇

嘗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
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其處報知今

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孛顏等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月俱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墻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被孛顏爲彼嚮道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於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

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
間朶顏衛達子曾出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
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
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乞勅兵部一百於團營
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
密雲各整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舍人或
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
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瓜探如果東
行即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啓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賊
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謫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

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遼馬未經
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已
久兵部宜奏遣備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衛
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永平聽候武臣
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
原選土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
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
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聲息嚴急先將前項各城
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
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

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養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番之以實京師如邊方無大聲息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遠散以應調遣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非居重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琬大名知府李瓚俱已操練足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方爲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夷情疏

韓文

伏考西域等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罕兒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餘部落地方類稱頭官名色惟是今次土魯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爲國主孰爲部領今勅書回賜之間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稱地面皆係入貢之國而彼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况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

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爲成
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起釁未必不由於此宋
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事勢逼迫之時
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安得不懾服
乎今我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強非前代比况列聖相承
神威聖武四夷震疊天山之勢何所不壓而慕爾小夷乃
或肆其狡詐暨稱王號僭瀆天朝揆諸國無二主之義責
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伏惟請勅一道發明華夏君
臣之大義備述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天語示以
畫一之令責付夷使宣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

之各得其宜斯為聖王御戎之上策矣